

Report on the Frontier
Marxism Research in China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前沿报告

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 编

李惠斌 薛晓源 主编

学术前沿研究报告 丛书主编 薛晓源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V V V 学术前沿研究报告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前沿报告

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 编

李惠斌 薛晓源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李惠斌、薛晓源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前术前沿研究报告)
ISBN 978-7-5617-5199-2

I. 中… II. ①李…②薛… III. 马克思主义-发展-研
究报告-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17404号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

编 者 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
主 编 李惠斌 薛晓源
责任编辑 储德天
文字编辑 项纯丹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储 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23
字 数 367千字
版 次 2007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年6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199-2/C·148
定 价 39.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总序

2000年春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进行创刊以来的第三次改版,杂志社召开作者和读者座谈会,讨论今后办刊的方向,意见纷纭,编辑部集思广益,含英咀华,把“理论性、现实性、前瞻性、对策性”作为座右铭写在刊物每一期的封面上,作为刊物努力发展的方向。为了把握理论与现实的最佳结合点,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开设专栏“前沿问题研究”,对当代西方学术前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先后聚焦了以下专题:全球治理、全球化与风险社会、风险与安全研究、风险社会与治理、现代性问题、社会正义与社会规范、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全球化与文化产业、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协商民主、生态政治等,先后编译西方著名学者近200篇研究文章,很多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摘,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很多学界人士认为把握当代西方学术前沿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的最大特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教授独具慧眼,玉成出版社与杂志社合作,推出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第1辑6本,由俞可平教授主编,我任副主编。包括《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论丛出版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版社和杂志社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双赢。

事情总是辩证的,接下来也遇到不少问题:我遇到许多作者和读者,尤其是学界同仁的不断的,但是善意的追问:什么是前沿问题?如何把握和研究前沿问题?说实在的,这问题在我担任杂志执行主编的第一天,我就不断在心里追问自己。自己也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可惜没有找到圆满的答案。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089页是这样界定“前沿”的。“‘前沿’,名词。1.防御阵地最前面的边沿;2.比喻科学研究中最新或领先的

领域。”虽然解释比较简单,但是我认为《现代汉语词典》对“前沿”的解释还是搔到了痒处的。

我又从网上按“社会科学前沿问题研究”专题查询,谈论这个问题的条目有15万6千多条,真正从正面界定和阐释“前沿问题”内涵和外延的文章却不多。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发现谷源洋先生在《前沿扫描:世界经济研究》一文中正面解释和界定“前沿问题”。他说:“所谓前沿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和社会迫切关注和需要研究的问题;二是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重大问题;三是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难点问题。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学者提出的‘中国输出通缩论’、‘人民币低估论’、‘中国商品冲击论’以及‘中国对美国发动经济战争论’等论调,都是我们国家和社会民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并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和学者能从实际出发,给予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应视为前沿问题的研究。”谷源洋先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回答什么是前沿问题,我认为切中肯綮,但是在内在属性论述上还是过于简略,不能令人十分满意。

我想从“前沿问题”所应该禀赋的属性来界定:

1. 前沿问题的研究应该禀有学术前瞻性。我讲一个故事来说明什么是学术前瞻性?我在德国慕尼黑大学采访社会学家乌·贝克教授,就“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风险社会”理论创始的关系,向贝克教授发问:在《自由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您说在爆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时,您正在审阅《风险社会》一书的清样,西方许多学者包括中国有些学者都认为是这次核事故触发了您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及写作《风险社会》这本专著。事实上不是这样,早在核事故之前,您就已经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写作了这本专著。我们想知道的是,在这之前,是哪些现实问题触发您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写作《风险社会》这本书?

贝克教授是这样回答的: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现代社会的新表述,我提出风险社会的构想。这个风险是现代乃至可预见的未来社会的核心,它将取代诸如财富、科学、理性等因素而主导个人及社会生活的开展。风险社会基本上是对工业社会现代化的批判为着眼点,通过扬弃线性的、简单的“第一现代性”(或“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出自我批判、解决难题的“第二现代性”(或“反思现代性”),因为现代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安全不确定性、生态灾难已无法再用旧的社会观点、制度来解决。——尤其是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大规模生态灾难和社会不平等风险威胁,已远远超越了现代工业所内含的民族国

家的发展及其疆域边界的逻辑,反过来将侵蚀并且挑战民族国家体制的基础与统治管理能力。也就是说,现代工业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不仅只产生以民族国家为范畴的风险社会,而且更是由于这种风险的蔓延造成了世界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严峻挑战。

在休息之余,贝克教授对这个问题又补充道:对现实问题及其矛盾的反思和现有解释范式的困顿,促使对未来的忧虑,使我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构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印证了我的观点,产生了影响,学术敏感和热情可能就是你所说的前瞻性吧!

2. 前沿问题的研究应该稟有学术原创性。在采访乌·贝克教授时,我询问:“中国目前面临最大的风险和危险是什么?”贝克教授结合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及世界的冲击,认为中国最大的风险就是社会转型的巨大震荡,他特别强调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压缩饼干”,以历史浓缩的形式,将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呈现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安全问题,是突显社会整体安全状况的一个缩影,也是未来全球风险社会的一个缩影。

谈论中国未来发展问题的西方学术大师和学者很多,很多人都是浮光掠影,泛泛而谈,往往是隔靴搔痒,不痛不痒。贝克教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认为切中肯綮,真正搔到了痒处。“压缩饼干”说既形象又妥帖地揭示出中国社会发展的风险和危险,且又具有原创性,恰如马克思所说的“夏夜吹来了一股凉爽的风”。

3. 前沿问题的研究应该稟有学术问题意识。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说,一种理论和本质“与其说取决于思考对象的直接内容,还不如说取决于提出问题的方式”。他认为:“事实上,哲学的结构、问题,问题的意义,始终由同一个问题式贯穿着。”(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47页注2、第54页)受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启发,我认为前沿问题研究的学术问题意识应该具有三个层面的意思:带着问题意识去发现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呈现的,进入研究领域、探询研究领域中的问题体系,提出解决研究问题的路径和方法。卡尔·波普提出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拉卡托斯“启发式”研究可能对我们研究前沿问题有所帮助。

4. 前沿问题的研究应该稟有学术现实性,即现实关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

学术前沿研究报告

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61页)前沿问题的研究不应是“书斋里的革命”,应该投入到改革的洪流中去,做时代的弄潮儿。我认识的一个学者说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身处在这个时代的学者,我们是不幸的,因为“前人之述备矣”;我们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遭遇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做出前所未有的学问来!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会起飞。时代呼唤学者去思考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和矛盾。

基于上述思索和考量,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对当代学术前沿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和梳理,以期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这里汇编的文章大都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近年来的精华,另外我们还诚邀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南开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加盟,向外拓展“学术前沿研究报告”辐射的领域广度。将要呈献给广大读者的“学术前沿研究报告”系列丛书有7本,即《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中国现实问题研究前沿报告(2006—2007)》、《当代西方学术研究前沿报告(2006—2007)》、《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欧洲研究前沿报告》、《中国文艺研究前沿报告》。分7个报告若干个专题进行系统学术加工和梳理,形成研究报告的框架,以期能够把握当代中国与西方学术前沿的主流和趋势。挂一漏万,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是为序。

薛晓源

2006年10月23日于北京西单

目 录

研究方法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从 1888 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结束语的修改谈对

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正确态度 俞可平/3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整体研究 高 放/14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 郑杭生/26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需要重视的三个转变 李惠斌/35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 赵剑英/43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根本原则

——从一个平常问题引发的思考 李德顺/49

开展以中国现代化为中心论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 何 萍/57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统

——全球化、社会主义及对理论连续性的追寻 [澳]尼克·奈特/69

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马克思发展理论的本质特征与当代意义 吴晓明/91

马克思对黑格尔发展观念的批判与超越 姜佑福/105

论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社会发展病症的诊断 陈蓓洁/117

现代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 徐 琴/130

马克思与全球化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的基本观点述评 杨雪冬/143
马克思论全球化 [英]戴维·伦顿/164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论述 [日]平子友长/177
全球化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社会演进理论 何捷一/183

经典文本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

-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市民社会概念 韩立新/193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国家观 王贵贤/213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概念 王伟/220
解析意识形态概念的虚假性问题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概念为中心 朱亦一/228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 [日]大石高久/235
“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
——评张一兵《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代译序” 鲁克俭/247

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研究

- “以人为本”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科学化的理论 薛德震/259
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人的问题
——评薛德震先生的新著《人的哲学论纲》 周凡/265
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的“以人为本”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 黄力之/276

论农业和农民问题

-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述要 何增科/289
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述要 邢艳琦/309
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两个理论问题 董正华/321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现状和未来 杨金海/337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重要平台
——四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学术回顾与展望 赵剑英 孙 麾/349

研究方法

俞可平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从二〇〇〇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结束语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正确态度

高放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整体研究

郑杭生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

李惠斌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需要重视的三个转变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从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结束语
的修改谈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正确态度

俞可平

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中响亮地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之后,这一震撼人心的口号便迅速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动员令,经久不息地鼓舞着各国工人阶级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德文原文是:“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对应的英译应为:“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但在1888年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这一号召的英文改译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①汉语直译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宣言》英文版的译者是赛米尔·穆尔(Samuel Moore),他是恩格斯的朋友,曾经翻译过大部分《资本论》。尤其是,《宣言》的这个英译本经恩格斯亲自校订并加注,所以,在众多的《宣言》英译本中,该译本一直被认为最具权威性。

由于《宣言》在1888年的这一权威性英译本出版之前已有好几个其他的英译本,而其他译本均把《宣言》的结束语译为:“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1888年恩格斯亲自校阅的英译本却将它改译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这自然引起了细心读者的关注。不过,英语世界对这一改动的反应,大体上都集中在英文的“Proletarians”(“无产者”)和“Working men”(“工人”或“劳动者”)哪个概念能更好地表达德语的“Proletarier”(“无产

^① 参见赛米尔·穆尔的权威英译本《共产党宣言》(*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载哈尔·达拉普:《〈共产党宣言〉的历险》(*The Adventure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加州伯克莱社会主义史研究中心1994年版第185页。

者”),对这一结语的意义似乎并无多大歧义。^①

在非英语世界读者中,注意到《宣言》1888年英译本这一变动的最有影响的,是一份在1999年11月30日在俄罗斯《独立报》发表的所谓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著名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据说,他生前有一份《政治遗嘱》,是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4月7日至21日在病危中口授,由密友列·格·捷依奇笔录,又曲折而戏剧性地经过尼·尼热戈罗多夫的秘密收藏,终于在普列汉诺夫逝世81年后并在《政治遗嘱》所“预言的”苏联崩溃之后,发表面世。^②在这份真实性至今仍未得到确认的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中,有这样一段话:

随着狭义上的国家的消亡,在管理国家方面学者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开始逐渐变为“学术权威”的上层建筑。但这是未来的事,而目前应努力使政治上层建筑反映出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点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充分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应力求达到的目标。同时应该记住,任何一场革命最终都不会导致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发生持续的、飞跃的变化,而只是加速这些关系的进化。在这方面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特别值得一读。他在序言中强调了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这一版从德文译成英文是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

^① 对《宣言》英译本的深入讨论,可参阅哈尔·达拉普《〈共产党宣言〉的历险》的“第一部分:《共产党宣言〉的历险”。

^② 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中译文详见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第83—127页。该期还同时刊登了收藏人尼·尼热戈罗多夫收藏《政治遗嘱》经过的文章,俄罗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政治遗嘱》的鉴定,由普列汉诺夫的任子谢·格·普列汉诺夫记录的列·格·捷依奇(普列汉诺夫的密友、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后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普列汉诺夫遗著出版等工作)关于普列汉诺夫口授《政治遗嘱》经过的回忆,以及《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为发表《政治遗嘱》写的按语。

这份《政治遗嘱》的中译文发表后,在国内理论界曾引起较大反响,但必须指出,从发表那天起,它的真实性就一直被人怀疑。最初发表《政治遗嘱》的《独立报》主编在“按语”中就提出了“这真的是原本吗?证据何在?”的疑问,并认为专家对其真实性所做的鉴定“多半是不充足的”。许多俄罗斯专家确信《政治遗嘱》是伪造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塔季扬娜·菲利莫诺娃说:“早在准备发表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期间和发表之后,我都认真地对其真实性问题进行反复研究,直到现在,我仍旧认为这个‘遗嘱’是伪造的。”详见王丽华:《是历史真实,还是后人假托?——俄罗斯关于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真伪问题讨论综述》,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1年第1期第69—72页。又参见王丽华:《普列汉诺夫真留有“政治遗嘱”吗?》(未刊稿)。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一版《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思远不是相等的。^①

在俄罗斯《独立报》首次发表这份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时，还配发了俄罗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政治遗嘱》的注释。在《政治遗嘱》谈及1888年《宣言》英译本的上述改动时，别列然斯基加注说：

遗憾的是，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也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改换也好，在苏联时期发表的恩格斯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的俄译文中都没有。这表明苏联党史学界有意篡改晚年恩格斯的观点。^②

《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由陈望道翻译的，由于陈望道是根据日译本并参考穆尔的英译本进行翻译的，因此，他也把《宣言》的结束语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③但后来《宣言》的大多数中译本，尤其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宣言》权威中译本，均把结束语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极少有人注意陈望道对《宣言》结束语的上述翻译，更少有人关注到1888年英文版结束语这一翻译的改动。

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人感到，现实的发展与《宣言》的一些重要论断发生了矛盾。例如，从现实生活看，“劳动者”未必就是“无产者”。我们现在开始强调产权及产权保护，工人、农民也有了自己的财产，按照通常的理解，似乎昔日的“无产者”在今日也变成了“有产者”。又如，鼓励私有经济，未必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不是否定阶级斗争理论。于是，有些人便试图对包括《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重新理解或解释，他们开始细心地关注《宣言》的原文意义和译文表达。在这一过程中，少数人注意到了1888年英文版《宣言》结束语英译的改

^①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想法》，见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第118—119页。

^② 同上书，第119页。

^③ 参阅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版。

动及普列汉诺夫在所谓《政治遗嘱》中对这一改动所做的评论,并据此对《宣言》这一重要结束语的意义做出了重新理解。例如,一位作者在评述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时,特别论及了《宣言》英译本的这一改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并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倘若马克思活到现在,并目睹事情发生这样的转折,也会立即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的。他提请人们注意:1888年由恩格斯作序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末尾的口号,已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口号的改变在苏联的版本上并未反映出来,这当然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意篡改晚年恩格斯的观点)。①

另一位作者则专门就“全世界无产者”与“全世界劳动者”的修改发表了感想,他指出:②

进入21世纪,我无意地在文摘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出版时,恩格斯在末尾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③

我不懂德文,也查不到1888年恩格斯修改的版本,因此无法考证其正确与否。不过,想起来恩格斯的修改是有点道理的,无产者和劳动者,后者的词义内涵要大了许多。就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而言,不仅无产者有责任,其他劳动者也可以把这个任务作为“愿景”而奋斗。

在马克思的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势不两立的,但在现如今的中国,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让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原来的和新生的资产阶级都变成了劳动者,企业主、董事长、总经理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由此可见,早在1888年,恩格斯就预见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局面,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遗憾的是,多少年来许多共产党人没有理会到这一点,以至于让革命

① 述改:《先哲的遗言——介绍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载《随笔》2005年第3期。

② 朱蓬蓬:《关于〈共产党宣言〉的修改》,载《围城杂文》,参见 www.zawen.net。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走了不少弯路，进行了许多无谓的无情斗争。

应当说，对于那些不能直接阅读德文版和英文版《共产党宣言》而又不太了解《宣言》版本学的读者来说，对英译《宣言》的这一变动提出疑问是可以理解的。一位在国内理论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看到相关材料后也致电我专此进行咨询，并嘱我关注一下此事。我遵嘱对此进行了粗浅的考证，这篇小文即可算作是考证后的一个回答。

我自己考证后的结论是：1888年英译本把《宣言》的结束语从原先的英译“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译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不能离开《宣言》的历史背景和特殊语境去理解“无产者”与“劳动者”的区别，不能只根据英语或汉语的一般语义，就得出“劳动者”不等于“无产者”、恩格斯对《宣言》做了重大修改这样的论断。我认为，在《宣言》的历史背景和特定语境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其意义是相同的。我做出这一结论有以下五点依据：

第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并运用这些生产资料去进行雇佣剥削，是《宣言》判断“无产者”与“有产者”的基本依据。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宣言》的注释中对什么是“无产阶级”有过相当明确的界定：“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护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①。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和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他们进行阶级划分的基本标准。这就是《宣言》提出“无产者”还是“有产者”的基本历史背景，离开这一历史背景，用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的“有产”与“无产”概念，去解读《宣言》中的“无产者”与“资产者”概念，就是对《宣言》的一种历史性误读。

第二，在《宣言》的特殊语境中，“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无产者”与“劳动者”或“工人”基本上是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交替使用这些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或工人，就是无产者；工人阶级，即是劳动阶级，也即是无产阶级。对此，《宣言》本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身就说得十分清楚：“现代工人，即无产者。”^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汉译中，不同的译者有时会对同一德文或英文采用不同的汉译。“工人”、“劳工”、“劳动者”通常就是同一英文或德文概念的不同译名。例如，上文中的“现代工人”，德语是“die modernen Arbeiter”，相应的英语是“the modern workers”或“the modern working men”，既可译为“现代工人”，又可译为“现代劳动者”。又如，1888年英文版《宣言》中，“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这一英文词组，既出现在正文最后的结束语中，也出现在恩格斯为该英译本撰写的《序言》中。如前所引，有些人把它译成“全世界劳动者”；而在中央编译局所译的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则译成“世界各国工人”^②。

第三，在由恩格斯作序的1890年版德文《共产党宣言》中，恩格斯并未将“全世界无产者”改为“全世界劳动者”。继1888年英文版《宣言》后，恩格斯又在1890年为德文版《宣言》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如果恩格斯真的有意改动《宣言》的结束语，那就应当在再版的德文本《宣言》中做相应的修改，但恩格斯并未这样做。该德文版《宣言》的结束语仍然是：“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仅如此，恩格斯在为该版《宣言》所写的“序言”中还几次提到了“全世界无产者”。例如，恩格斯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又说：“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③这里所使用的“无产者”，均为德语“Proletarier”，而非“Arbeiter”（“劳动者”或“工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德文版《宣言》的原文是：Aber die Bourgeoisie hat nicht nur die Waffen geschmiedet, die ihr den Tod bringen; sie hat auch die Männer gezeugt, die diese Waffen führen werden—die modernen Arbeiter, die Proletarier。见达拉普：《〈共产党宣言〉的历险》，第120页。

穆尔1888年权威英译本《宣言》中的英文表述为：But not only has the bourgeoisie forged the weapons that bring death to itself; it has also called into existence the men who are to wield those weapons—the modern working-class—the proletarians。见达拉普：《〈共产党宣言〉的历险》，第121页。

中央编译局译中文版《宣言》的汉译是：“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见《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② 请分别参阅穆尔1888年英译本《共产党宣言》（见达拉普：《〈共产党宣言〉的历险》，第104—188页）和中央编译局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等）。

③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0页。